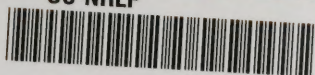


UC-NRLF



B 4 533 098

U.C. BERKELEY LIBRARIES



C079039018

~~15487~~

~~6-C~~
~~373~~
~~.17~~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IBRARY
BERKELEY

Return to desk from which borrowed.

TWO WEEKS AFTER
This book is DUE on the last date stamped below.

LD 21-100m-11,'49 (B7146s16)476

賄

車馬

菓茶菓

12

164

48

72

52

64

32

562

178

168

166

206

1274

26

1014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初四日印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五月初六日發行

定價

大洋四角半

編譯者

陳

崎

校閱者

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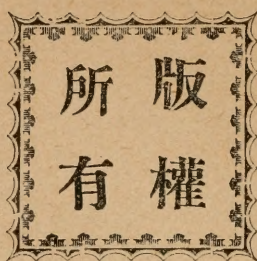
永

建

編輯者兼
發行者

上海高昌廟桂墅里

時中書局



印刷所

同上

時中書局印刷部

總發行所

時中書局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Never look behind, boy.

When you're on the way,
Time enough for that, boy,

On some future day.

Though the way be long, boy,

Trace it with a well;

Never stop to look behind.

When climbing up a hill

Don't be sure you're right, boy.

Then with courage strong,

Put your pack upon ^{your} ~~your~~ back,

And tramp tramp along.

When you're near the top, boy,

(The rugged way,

Do not think your work done

but climb climb

戰餘錄

at the top

Waiting there until

at saddle-pluck

have mounted again

(少年進歩之歌)

江左集鈔

之魂魄獨存於身外之說。人若逢暴殺。不得相當之葬儀。妻子親族之祭禮。則其魂魄不安。故其恐暴殺。亦無異於余輩。且考其究竟。余輩則以行事之正直。期神明之仁惠。非如支那人之信於虛空。況我歐洲人種之勇。膽其不懼危難。爲固有之本性耶。

譯者曰。嗚呼。支那兵。

人之來代。決不敢動其處。且予出外時。隨予而行之外。一無他念。我支那之護兵。則反之。一至所護衛士官之背後。即共其侶。伴或私語。或喫烟。不然。則去其守場而賭博者。比々然也。嗚呼。英國之人。用何法術。而教練此輩。耶。余寔不能解之。

譯者曰。嗚呼。奴輩。

支那兵

當時兵官中。頗有主張用支那兵者。謂如練之合。宜終必可成卓越之兵。卒余獨難之。夫朋格爾斯與土耳其。爲亞西亞洲中生而怯臆之人種。及一旦受善訓。能忽變其本性。是固不獨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也。然此獨不可以之限支那人。以余觀之。支那人者。皆背乎孔子之教。而惟以求富爲主意。盡忘其眞道大義。故其心常欲求富。而欲望其成善。卒難矣。且思支那人。雖亦間有爲欲遂其所欲。而不顧生命者。如罪人之屢以飢餓死於牢獄。如吸雅片之弱五。感以自招死亡。然是皆以愚而輕其生命。豈得謂之爲勇敢。且反之。而支那人常畏未來之報。應致弱其勇敢之氣者。亦不少。夫人期望未來者。其心常懷貪婪之念。則其勇敢之心。已有虛隙。其視不勇敢者。其結局更爲不善。況支那人又有人

而自命爲吃苦而人亦以吃苦視之以視此英人某爲何如且更視此英人某之處境爲何如英人某者居戰勝之國當戰勝之日也而猶若此我人者處必敗之國當大敗之日也而猶若彼其感一英人某雖能耐苦矣然觀其詞意亦若覺其境地之甚苦者且如其所云更知其國之生長於富貴之人有不能耐此苦者然則我人苟能知吃苦爲我分內而人人安心於吃苦之中以盡力與彼人抗安知他日不又駕此英人而上之也感感。

奴輩

我軍招滿人來我營滿人固拒不聽遂執之歸於接近柴爾居室處設帳幕使入其內置護兵使衛之其初數日滿人有不平色不肯應答日唯喫食然如此逐日彼自知終不能達其所欲遂漸々喜形於色曾悉聽我軍所要之事而皆公布之既而又謂我譯官曰予常目海外人爲蠻夷以故輕視之不料今見英法二國有如此善良之民又見我軍之整備大加歎賞又見我騎兵之熟練我馬之強壯大加歎賞又見我護衛兵之謹慎勉勵終日不倦大加歎賞且曰此奴輩如何教練而能若此寔堪驚異彼輩日守我帳幕非有他

未曾鑒別凡百之人種者。決不能分別之。其分別之法。一則當留意於支那北部各種之土音。一則當留意於蒙古人之短喉音與轉滑之滿州音。以余思之。大約橫臥於此炕床上之一人種中。當有三小派。然若非以土音證之。雖有最熟練之鑒別家。決不分此爲何種之小種。彼爲何種之小派。

廣東人之顏與福建人上海人比較。甚不相同。且其不同處各異。故區別之尙不甚難。然於北支那骨格巨大之人種。僧格林沁所募集於蒙古滿州之荒地者。則甚相類似。區別之極難。此等支那人其容貌之醜陋亦甚相同。其色黃其皮膚厚極。垢穢帶臭氣。

譯者曰。我國人有考之者否。

感苦

予即在僧格林沁所修築之庫內。取枯草數把。來以之代茵蓐。纔得於甃磚上結殘夢。雖上有蚊蟲之來。迫下有狗虱之來。侵未免艱苦。然生長於富貴之人。自不能堪。而處於窮厄之人。又豈敢厭忌之耶。

譯者曰。予譯此節。而有二感。我今日留學生。或各學堂學生。處高屋大廈。享美衣鮮食。

如此數月或數年後方有討賊之命始選將爲總督始集兵溝戰術然尙非直衝反賊之巢穴而期平定也必先派人於反賊所在之地放無稽之流言曰某將軍已統幾萬之精兵已出都矣或曰某將軍已統精兵携若何若何之戰器來矣某將軍者固經幾回之戰陣以勇敢聞於天下者也必先用此虛喝之流言以試敵之強弱如敵尙不退散迺以幾千百之騎兵步兵縱橫馳驅數萬之大隊近而擬相撲之勢於是反賊大抵於此勢而必多潰走於是一時歸於平穩

我聞泰西之兵家言曰爭戰者交涉之中堅處也肉迫者爭戰之中堅處也不能爭戰者不足言交涉不能肉迫者不足以言爭戰言事必歸之寔也而我迺適與之相反事必歸之虛

觀外人之論我已明如指掌矣已能言我所不能言者矣而今之請交涉家尙欲以虛張聲勢爲得計者我未敢信

人種

當時支那人之在病院者十有七人雖均稱之爲蒙古人種然其中又有各種之小派凡

於遠則勿見也。於此可見我民族性質之淺短。

西人雖知我支那人多誑語。然至一豕之微。尙必考究其寔在。可見彼族人性質之細而長。而今之學者。尙有欲張虛勢以與外人交涉。且自謂交涉能手者。亦多見其不知量。

風說

支那人所言常多詭語。其說難信。當是時有僧格林沁帥。屯之酋長四十八人及兵士四萬生兵二萬人來之風說。

譯者曰。日本人之北清事情。其一節足與此相發明者。今錄之。

清人戰時之習慣。其傳於世者甚稀。其於國內之征戰。則如某處有反賊抗地方官。或中央政府之命而燒官署奪民財。則地方官必先報告於中央政府。而乞其指揮。然其報告之事。寔必多架空誇大。以二三百之賊徒。稱爲幾千。以些少之被害。作傾世之恐。且其告急之報也。日必數起。然中央政府聞之。則知其虛僞。而亦不驚恐。必至報至數十次後。方容易而許出兵之命。此時反賊之勢已擴張。地方官之力已不能制禦。必再

群離村落而獨居此地。且被長毛。必爲豬而非豕。予等因靜々下山。而豕亦若知予等之至者。即上山之半。腹蹲踞岩石下。於是予等思有以處置之。友人之中。有携手銃者。欲試一發。彼豕已若有悟。忽逃去。失其所在。斯時遙望山下。見有一村落。樹木蒼鬱。覺大有佳趣。因共趨視之。至則元來爲諸多不潔之小舍。聚爲一村。其中有一小舍之戶。邊佇立一汗穢之人。見其容貌。非韃靼人。種必爲支那人。予向之施禮。其人見予等通支那語。大驚相語間。且告予曰。吾家爲兵士殘破珍重之陶器類。亦爲兵士所粉。齏語時。頻訴苦情。予問之曰。爲此強暴者。汝能認其面否。彼答曰。其時因予不在家。故不能識其面。旣而余又語及來途山間見豕之事。彼笑曰。是豕屬我者。先是船中發砲。因而驚逸。至今未歸。予思支那人多誑語。未此言敢信。爾後考究之。或有航海之言曰。猪之馴於人者。多在滿州之海岸。今此豕被長毛。恐即此種。

譯者曰。支那人多誑語。一語世人咸知之。夫所以作誑語者。欲欺人以詖利也。然而世人咸知之。如此豕者。不誑而亦疑甚。誑因此類而反失利者。亦不知其凡幾。然而支那人仍喜誑語而不悔者。何也。蓋誑語而欺得之利。近誑語而所失之利。遠於近。則見之。

殘忍

是日午後又送廣東擔夫十三人來我營擔夫等之歸來也見其容貌極形衰弱腫瘍偏體張起其中有荷於我紅衣兵之肩而來之一人大被創傷頭壳已破裂腦脈露於外傷口生大蛆膚面蛇行其慘不忍見我兵士見敵軍之殘暴酷烈如此大罵詈不止蓋支那人有反於國者其處刑常極慘酷考其究竟令處理此輩尙非最殘忍者

譯者曰斯殘忍也抑非必其果恨之也我國人有好使人痛苦之一絕癖以人之苦爲己之樂此非我之冤言也觀於游戲觀於角逐苟細察之其性立見又有與此同類者以人之失爲己之得此亦非我之冤言也觀於人與人競爭其心必望人之自敗而不求己之必勝則其性亦立見

（按以人之苦爲己之樂如飲酒而望人醉取笑而使人難堪兒童遊戲而以撲責爲其勝負之記號之類）

誑語

一日與一友共登山既達頂將歸降坂時偶見一豕於田間食草熟視之因思此豕無他

傷者

我砲兵有傷者。予方在介抱羅朋氏告。予曰。近傍有轡韁人落馬者。請共往彼處。予即與之共至其地。見其人傷極重。全身皆塗血。踣轉於泥土中。其一手已被切懸腕皮。其兩足已破。頭後有刀傷。腦漿已露於外。五官尙未死。猶能通言語。予欲問之以當日敵兵之多寡。及戰士吏員等之事。乃先詰非道之殺戮。傷者對答毫無悲歎之情。及再設問。見其痛苦難忍。且察其死期已近。遂辭去。未及一二時。後終死去。

譯者曰。斯人之死。我國有人知之否。我國事因之稍補否。此兵將之所以逃虜俘。

後三日。支那營舍。又樹休戰旗。贈數通之書翰。且送還我兵之被擒獲者。來其被獲者。爲淺黃色隊之軍曹一員。及麥登斯之鋏兵一名。此兩人囚於支那時。支那人待之極殘忍。備嘗患苦。至不能起立。如手腕及兩踝間。皆用繩索嚴縛。肉爲之破裂。因此軍曹如喪心人。至暫時吐妄語。

譯者曰。我國之以無人道視本國人以視此俘虜。當猶甚。

與我輩交。辭此時。從北塘伴來之嚮導者。見之。嘲且問曰。英國之野戰。真可怕否。韃靼人今日當稍知其確寔否。至一時。後有紅十字會之醫者來。截斷其傷。處於施手術。間終至死去。

譯者曰。嘲韃靼人以非己類。導英國人豈反己類耶。或曰。勢也。

慘狀

見此慘狀。我英國步卒等相語曰。可憐哉。信偶象教之人。雖有勇而無智。不知我兵之強。而徒自送於死地。又將士等則指荼褐色之死體而相謂曰。惜哉。使彼輩而受至當之教。育教之以誠義。寔可爲趺々之步卒。又醫官等則以指探死者之創中。而引出其破裂彈之碎片。而相謂曰。可畏哉。阿麻斯登砲之功用也。凡來此地者。雖慣戰之士。大砲震轟之聲。貫其耳。瀕死者惱苦之音。傷其情。滿目情景。寔使人無一不戰々於心。然至慘憎酷烈。既極而惻隱之心。反至消滅。更安然而相謂曰。彼輩客歲於此城破盟約。作詐僞。今日之禍。正彼身自取之。畜生固當如是。

譯者曰。用其情。用其義。英國人亦可謂善於自解矣。

如前者跟隨之人甚多。斯時轎內之客。怖武兵之漸近。唯俛首轎內。不敢仰視。既至貴客自轎內叩頭。且請曰。我儕者某里之民也。以家君之沒。負屍歸葬。故山官等幸請許以過。此時參將命予答之曰。汝輩勿怖。我兵何妨。蓋參將以爲其步兵必不害之也。不圖他日知之部下士卒等。掠奪其馬。取其棺而投之濟湍之中。

譯者曰。嗚呼。西人其兵士法令之嚴。歟。其將士監察之明。歟。我未敢信。

雜記 第五

或問雜記中有何物。曰。無人道。故殘殺生命至極。其酷無人道。故心意之所注。惟在奴隸人族類。讀者試觀之。即知之。

兵官

我軍之過此路也。於路傍見有眞蒙古一人。亦爲阿麻斯登之破裂。彈傷其脚之兩所。側臥於地。蓋此破裂。彈各裝入四十二個尖角之鐵片。其勢極猛烈。故此人爲其一片打碎其二股。又其一片截摺其膝下。又有一片中其脚底。予等給以燒酒及水。此傷者不堪疼痛。蹣跚輾轉於此隅彼隅。予等見此傷者。着第五級之勳章。青色之鈕扣。察其狀似欲

客可謂甚便。北京人好騎馬。大異南方人之膽小。又能乘騾馬。騾雖甚美。然其體比尋常之馬短小不足跨。

於支那又多有用駱駝者。頸着馬鈴。其步甚緩。隨鈴聲鏘々而徐步。其手綱之長。外人見之無不驚者。背上兩峰之間置鞍。鞍腹部束兩條之帶。鼻頭貫一環。繫一索以牽者。有時數頭之駱駝。首尾相啣而行。外人之於其前。雖覺可怕。然性甚溫良。其發怒時甚少。然若驚於物。或當情欲之起。則發奇異之大聲。其聲非叫非嘖。在叫嘖之間。其身體之強壯亦足驚異。如北京之寒暑咸極酷烈。而此獸則雖當夏日之炎熱。冬日之嚴寒。而無所苦。於夏季則毛盡脫。殆如赤體。於冬季則生毛甚硬。能負重能遠行。所費之食料又甚少。以故支那人大利用之。若送此獸於我國。以增馱獸之一種。於平地多之國。其運送極便利。且所費又甚省。

負葬

既往數十步。會逢一隊之行。旅其貴客。年甫若冠。端坐轎內。轎底有一條木棍。棍之前後別橫一木如十字者。安置於二頭之驢背。其後又有一棺。覆以青衣。亦舁於二頭之騾馬

瀕於死。故不能應命。若必不得已。須待其死。而後更商議。至午後。其病者已死。去。既納之棺中矣。予見其家內之情狀。見一家之人。皆着喪服。慟哭於死者之周圍。幾裂心。臟。予見頭人拭目出。談付材等事。見事不諧。復返本位。而慟哭於死者。其死者。因其生時。曾及第。故其身應被衣冠。且以紙作車馬等。燒毀之。以送其魂魄。同時更揚烟火。以拂死者之惡氣。

譯者曰。死人之受累者。無有如我國之死。人死人固苦矣。然而尙未若其家之生者。觀其頭人。談付材等。見事不諧。復返本位。而慟哭於死人之側者。非痛死者也。痛其生也。

車馬

於北京見轎輿甚少。多用無彈機之小車。此小車爲貴人所乘者。然以道路不平。且無彈機。故於車中常跪兀者。擊頭。又有私家所用者。車內常設枕。車前下帳。帷。恭親王嘗乘之。來予等見有數官人。着美服。踞踞其中。從帷帳間之小孔。以窺於外。此時概不鳴大鑼。無從者。若天子巡幸街市時。其高官則有一二之騎者。與御車者。其賤臣則唯使用轆車而已。此轆車以人々兩手轉者。與通常々手車無異。但其狀稍大。可以積荷物。亦可以載旅。

有子女時與人結婚。而人必不願。嗚呼。此我國人所以盡力於婚喪也。嗚呼。此我國人所以咸埋沒於婚喪也。平常之人。有一妻一父母數子女。而終身如荷千斤之車之牛馬矣。終日任重不進。而至於死。嗚呼。亦可憐哉。曷爲而言其然也。一喪事也。必數百金。而至於百金一婚事也。必數百金。而至於百金。事之未也。必預蓄之。蓄之不足。必從而稱貸。之事之去也。必謀所以償之。且謀所以縱之。百年有限。終身鹿々。如是而已。父如是。子如是。孫子孫。鹿々如是而已。此我民族之所以無大志也。人力有限。既數々去數百金。至以之計子女之教養。則無有已。以之計利益之事業。則無有已。此我民族之所以日愚而日貧也。而此數百金或百金者。於喪則置之於朽腐之棺木。燒化之衣服。與夫謬妄之風水。虛無之僧道而已。於死者無寔益於生者。又無寔益於婚。則置之於不急用之物件。不相干之禮人。樂士親戚朋友酒食來往而已。於娶者無所益於嫁者。亦無所益。嗚呼。此我民族之所以可笑也。

死人

我兵爲入工丁隊。而又欲借彼頭人之居宅。頭人答曰。我兄弟中有罹鴉片烟之害者。殆

置棺

余上陸後。欲借人家以居。乃於第二隊陣間之隙地。見有兩三之家屋散在。因即與此地之頭人。得借其一軒。以七月七日移於其家。此家原開染坊。主人因恐此回之兵事已遁。逸他處所。遺留者。唯藍色之入於大甕。任人掠奪而已。其門旁又有大釜數個。藍水尙充滿於中。其房屋之造法。甚屬質樸。房屋有兩間。一大一小。而藍染師所臥起。供諸般之用者。常在大室。其小室中。供何用。寬有不可思議者。蓋其中儲有二個之棺。因思染師夫婦。必爲他日自藏殘骨之用。置此以爲了世事。後得安然瞑目於其中也。

譯者曰。我國人多備無益而廢有益。咸有此置棺類者。此置棺一事。老年得之以爲樂。子弟奉之以爲孝。寧使有負債頃室以爲之者。且親戚子女。又必慫恿之以爲美意。嗚呼。是何惡俗。而至於此人既死矣。復何所惜。信彼邪說而迺昏愚。一解。古人隆棺。廓所以表餘孝。今也生則聞置。咄死則美禮儀。何當於孝道。二解。嗚呼。我聞之。苟不如此。必被人耻笑。被人耻笑。何害。苟不如是。必被人輕賤。以爲無錢。夫被人輕賤。以爲無錢。何害。苟不如是。必被置罵。以爲無面子。夫無面子。何害。必無錢。時向人借貸。而人不肯必。

亦或有植樹木者。然皆衰殘羸木而已。予思此邑。苟值天氣晴朗之時。未必十分惡陋。然至降雨之後。即泥自屋背流下。深泥埋路。幾沒於膝。不堪行步。我兵之止此地。也不幸連日霖雨。其臭味殊甚。其邑外之地。滿眼悉成泥海。曾無草木之悅目。唯各處儲留鹹水中。見有海草斑々之綠而已。

譯者曰。我見我國人。顏色咸若重有憂者。處境使然也。使居此村內。逢雨天。十日即雖爲極活潑極和悅之人。亦消磨盡矣。況夫終身居之也。況乎此村而外。盡如此村也。無怪我民形容枯寂。而性情褊急也。

河名

予問土人以近傍河川之名。支那皆不知之。唯僅知其流過之一部。在市鎮村落之間。互下其名而已。且在同部而又屢有數名者。故如北河之名。僅稱於天津下流之岸上。於北塘。即稱之爲南河。於天津。則稱之爲海河。於金州府。則稱之爲大北河。

譯者曰。我國人無統一之思想。無整正之規律。於此河名可以見矣。其苟且之程度。寔甚深。

反傲然以蠻夷目萬國。亦何顏之厚耶。若使余得至車工之家。而稍教以製車之道。亦可謂一快事。然予思此事亦非易語。我人若遇土人而語之。彼必又謂此乃紀元前幾千年之古國。如此太古風之車。製他國尙在穴居野處之時。其車製已至今日之地位。可證支那開化之早之一口寔而已。

譯者曰。世界如桔槔。處於我支那之謂也。行路一里。不如家裡我支那行路之謂也。我聞當世之通論曰。通則智識進。塞則智識退。然欲通智識者。必先通體質。自瀛船瀛車之用起。而後西人之學藝。乃大進。我支那即不然。苟一出門。即一舉一動。無一非足以阻我道路也。車馬舟楫也。旅寓也。無一非使人不安者也。故欲通我國民之智識者。不可不留意是。

道路

北塘決非上等之邑。其家屋雖堅牢。然皆用短葦和泥。以作牆壁。壁與礎石之間。離地約一二尺許。插數層之葭。以防土中含有鹽氣之害。其屋大抵以茅葺之。用泥與葦相和。以掩其上。寺觀與富豪之家。間有用瓦者。其街衢則甚狹隘。到處皆穿臭穢之溝渠。其間雖

間或駕小馬或駕騾轅之端更駕一馬此馬以長索繫之索之端著於軸其馬具總以粗惡之獸皮黃銅環鐵鎖等製之其馭者或有在函之正前面者或有別製一函於兩轅間之右方而踞之者手握長鞭懸緣繩於是鞭是乃田舍所用簡素之驛車也若供人遊息之用者其外面皆以粗呢覆之其內面亦有覆之者其函之側面庇以綠布以蔽日先車之前後無階級余初不知从何而昇馭者教予舉手攀援於車上馭者自後力推之人車幾共覆纔得上既入車中余乃跌坐於床板上張手於函之兩側以支身迺向浮橋發其間道路極不平坦行未遠一輪陷於路旁之拗所頭顧忽觸於函之一側余正喫驚方在起坐而一輪又陷於拗所於彼之函側又拍於頭於是迺頃身倚背於函之後側雖稍平穩而體勢極不安便又試支臂於牀上以橫臥其身而床板咬臂其痛難忍因思胡兒氏諸人尙自太沽至北京其途百六十里間送於此偃仄崎嶇之車中不覺爲之長太息其馭者每當陷輪於拗所之時即下降以扶其輪因而時時懸足於車外以便下跳余最後亦學其法出足於函外以垂於轅上方覺稍安然予見土人則擁二三之兒女重膝於此函中以往來者不少其痛苦當視予更甚因思支那人日生活於此不利不便之中而

文所書之片紙兵士之中或有拾見之者又有一屋雖亦等以泥土築造然其屋較爲堅固內有深毛之韃靼馬二百餘匹見其狀甚羸瘠皆垂死又有一怪獸其形類駱駝鼻孔貫以網繫之於柱因思此等之獸所以如此羸瘦者皆因其主之怠惰飼之之方失其宜今試舉其一證於此邑之鄙有良好之枯草堆積我兵戰勝後直取之來以供戰馬而韃人則常之不顧

譯者曰昔者予嘗在鄂登蛇山見有德人二指一荒地而相謂曰惜哉惜哉何棄而勿顧又指山上而相謂曰惜哉惜哉何棄而一無所植嗚呼豈但此鄂豈但此德人且也彼惜之彼必思有所以不惜之未幾而膠州事起

車中

於支那所用之車曾有亞美利加洲米宜斯脫之儀術因支那帝入都時其車駕行此儀式故也讀者欲知其形狀請思予左記

車身爲狹長之木函車項爲穹窿形其裡面有並列之細椽函之前面有帳其函直附於軸上別無機關函內用板架牀不設椅榻且無褥薦之屬函之左右有長轅兩條突出其

有巨大之棚。高幾達於天井。此棚以研磨之板作之。附以青銅之蝶。番鎖以青銅之錠。室中又有寢牀。寢牀之半覆以席與枕。其旁又有箱。可以藏衣類。其天井及壁上均貼以美麗之紙。於天井則以紅色之紋紙繪以畫書。以詩。其室內飾以日本之陶器類。其窓之內層飾以細紗。以蔽日光。其窓之中央嵌以玻璃。以透日光。過此室後又有中庭。其後面又有如前之美麗室。此室想爲婦人所居。

第六十番隊其所居之屋爲一商人。家其房屋之造法亦如前者相同。於一室內見有可憐之少女二人相對而涕泣。蓋此少女者因其家人於急遽之時忘携與俱去者。隊長知之。即命人送之於村外。

譯者曰。家人可以忘少女唯泣涕支那人之道二者而已。

房屋物件

於我軍之右方有一小圓堡。其圍周有牆壁。造以泥土。其裡面一列築泥舍。其中間雖有餘隙地。全浸沾於水。其泥舍內有古衣銅線及生鏽花之槍劍弓矢及其他支那兵器食物等少許。見此屋舍。覺非人間所住。如轉於溝壑。然其舍內則有以支那文、蒙古文、滿洲

店皆已無異於常商業甚昌盛商人等頻往來奔走其下等人民見我等到後互稱爲夷狄群相集而來觀其身雖皆纏縷然甚自以爲足是歐人則頻耳語或有舉大聲而笑者然中等以上之人則皆着長衣有不快之色其商買之重者皆鎖門戶又進而近天津河之旁彼來觀者益羣集極混雜至一吳氏家此吳氏原爲一賣買穀物之富商其屋最廣大且其位置接於天津河其河岸有路二條可以通人之往來其房屋有二所其一爲受敬氏與其屬員之旅館又其一爲古倫敦氏與其屬員之旅館此旅館雖用支那之營造法其屋蓋皆甚低然皆分之爲二間三間而結之以中庭及廊下甚覺便利且其中用板造牀以玻璃開窓爲彫物於柱垂懸物於壁穿洞於牆植列草木於庭頗見美麗因思此家房屋既如此美麗則其家之富有可證而知我因以全權迎此家爲本營之質譯者曰此家何幸而得此營譽以其富有故也此人類之所以好錢財

屋房

軍隊長所宿之家以予所見爲家屋中之最美者蓋是屋之前面爲塗屋之店舖後面有中庭庭之左右側及後面皆建家屋後面之屋想即主人所居至極美麗且其室之左右

其宜不足以防冬日之寒。威窺其內部。又有窓以木格子作之。貼以薄子。窓分上下兩部。上部有時揭之。支之以竿。床則敷以瓦磚。壁則貼以紙。然爲烟煤所燠。頗形污穢。少進。又見有高於平地二尺五寸之台。台以土製之。其廣占屋四分之一。台之下置溫室。器以溫室內。其器之口出於室內。以其烟送溫氣於房。屋蓋支那之風俗。雖尊貴之家。烟氣常滿而不之忌。其室內又有椅子。爾三腳樣式。甚古。雖製作極拙。然恰爲裝飾此屋之用。又於室之一隅。有未炊之米。又有一把之葱。於壁又貼一片之紙。是爲神符。是爲保護其家。內安全子孫繁盛者。是時支那人又點火。而以烟筒與予。予乃亦以西洋之烟草爲回禮。未幾辭其家。趨歸路途中。窃自思曰。余輩幸不生於支那。而生於外國。其洪福爲何如。昏譯者曰。予輩不幸而生於支那。而不生於外國。其罪業爲何如。耶。雖然。此支那非天生物也。我更轉而思之曰。此支那不幸而生予輩。而不生外國人。其罪業爲何如。耶。雖然。我且再思之曰。近矣。近矣。其罪業無幾時矣。

來觀

初支那人聞英法勝兵之至天津府也。市中大搖動。市民多遁去。及余等至此。地市街商

畝青。青遙與風戰。又見海岸之方。有美麗之牧養場。有牛馬羊三畜。各爲群而食草。又見有從村落而達於四方之街衢。有滿載粟苞之車。牛牽之。行極遲。又有牧童見其心頗愉快。頻聞唱歌。

既近村落。至車邊。見其牛肥大。其狀頗壯健。唯因服役之劇。而覺大疲困。又見牧童之面平匾。且大見外人來。作大驚狀。予因用支那語問村名。牧童唯以手指我陣營處。默不發一言。既而低聲曰。汝不可離限。界而逍遙於遠處。予如教。迺去車邊而入村落。見街衢雖不甚清潔。然道路頗廣。可以考知其車轍之多。又見其家屋。以土與石築之。甚堅固。屋面以粟莖爲之。牆壁以繩與土作之。於家之前面。設一污穢之庭。以石垣圍之。以堆積塵芥。雞豚雜處於其間。得自由通行於屋內。其狀甚狼籍。然土人之中。亦有好清潔者。則於家之前面。設花園。其中所栽之花木。以葵爲最上。此村落中。又見有着青色木綿之婦人。其足極小。其髮鬚。其容貌極醜。然土人則稱之爲美人。又見一着青衣之男子。爲此屋之主人。手持烟筒。望予莞爾而笑。予因走至其處。見其家屋之內部。有戶二重。外部之戶。如屏風。爲以遮夏間之暴風。而設其內部之戶。如摺戶。用蝶番旋動。以樞鈕其鎖時。甚不得。

西人之論我房屋道路車馬者。我得以兩言蔽言之。曰污穢而已。污穢者用之者之罪也。曰不作法而已。不作法者作之者之罪也。總而言之。曰無學問而已。試以房屋論。無打量之學問。故不能適於用。不適於長短大小。不適於光線空氣。無工匠之學問。故不能便於用。不便於蔽風雨寒暑。不便於遇盜賊。不便於開闔。無衛生之學問。故不能全其用。不知腐臭霉爛之氣之足以害身也。故不知棄不知塵埃污垢之物之足以害身也。故不知去而又由於性質與風俗。我人之性質也粗淺。故人尙以爲不適者而已。覺其適矣。人尙以爲不便者而已。覺其便矣。我風俗也惡陋。有無數不適用之事物。故不得不不用此不適用之房屋以配之。其故一。有此不清淨之人物。故不得不以此不潔淨之房屋以配之。其故二。視懶惰以爲儉約。視污穢以爲樸寔。其故三。人民窮而嗜好多。不足以供清潔之費。其故四。房屋如此。其他道路車馬無一不如此。

房屋

斯時諸軍皆上陸。萬事已全備。予乃得暫時之間。出營陣而徘徊於近旁之村落。上少高處。遙望見有一村落。其村落在垂垂楊柳之中。覺頗有風致。其周圍植穀物。與玉蜀黍。田

不歎賞貴國之兵。無有如我國之或落於列後。或止於後方者。常於彈丸雨集。死尸枕藉之中。親犯以遂其志。予思能養如此勇兵之國。終必能戡定宇內。

予因謂此兵之剛勇。皆爲主將節制訓練之所。至彼又遮予語曰。韃靼人雖耻此次之敗。然此次之敗。寔因堡內之火藥。不意爆裂之所。致守兵多死。傷以故不能敵而退。且韃靼人謂當時有一大礮。寔壓死貴國之兵二百名。以外察其害甚大。但以當時貴國之兵倍蓰於我。故我兵終不能敵。

余曰。當日悉算我兵之死。傷僅在二百人。以上至於死者。則僅々數人而已。然觀韃靼人之遺尸於戰場者。寔不下二千人。以是觀之。汝國人之死。傷固極多矣。老翁曰。今二言之孰是孰非。姑置勿論。但今日之役。貴國得戰勝。甚可爲貴國賀。且村人咸貴國之軍政。但願貴國長占據此地。則幸甚。時同人有欲歸者。偶於前路有車。過迺雇之而歸。村中嗚呼斯話也。大可以見於此土民之視外人如何。故特揭記之。

譯者曰。此時新黨未生。而老人言何如是可異。

起居 第四

也。英。人。自。恨。之。而。予。獨。心。往。之。

老翁

是時余又至一老翁處談話。老翁曰。今者聞貴國人敗韃靼。人事果眞耶。言已。其意若甚悅。余對曰。汝何出此言也。今者之事。老翁喜之。否。考翁曰。然。余甚喜之。且余國中之人。無一不苦韃靼人之暴虐而喜之者。故築城砦而抗貴國。非我國人所願也。且予謂貴國人之來我國者。原爲交通貿易。謀兩國之利。而韃靼人則自設詭計以盜得我國。常惡他國人之富強。且已以詭計奪人國。恐他國亦以詭計奪其國。故甚多猜疑。

余又問曰。然則翁與韃靼人不同耶。彼答曰。不同。彼韃靼人者。來自滿洲。爲垢穢之群。好虐民而奪掠財物。故昨年聞貴國船舶敗績而退。去彼恐貴國之復來復讐。乃大斂民財。以築砲臺。而暴虐益甚。頃者側聞貴國送還韃靼人之捕虜。是寔可謂貴國寬大之至矣。予甚欽佩之。嗚呼。予謂貴國。如是以處置韃靼人。恐視韃靼人之自處置而尙厚。

予又曰。於西洋諸國。其風俗皆如是。老翁曰。於我邦則異。若落韃靼人之手。則其殘忍更甚前日之戰。我國人不在太沽邑中者。皆上屋背以觀戰。見貴國兵士犯敵丸而突進。無

譯者曰、人之不能記其姓名與村名者。何至二十人之一。況乎但記村名姓名之有何益也。況乎但能識文字者之有何益也。以言我國教肯之道遠矣。且今之所謂教育家者。又但求之於表。我國之前途將何如哉。

賤民

予欲探知此地之景狀。迺去而至此堡砦之遠處。見有一茅舍。間囚二三人之土民。與二匹之騾馬。蓋此輩迺極貧困之賤民。屬於近旁之製鹽所。現爲我兵士所使役者。予見其衣服垢穢。宛塗泥。其初被執於我兵時。雖面色如土。股戰不能言。然其性情甚頑固。每吐虛言。而不以寔情對予之間。有曰。此溝專爲供給鹽竈而穿者。一無可充防敵之要害。又曰。我輩常屬製鹽所之賤民。日日以製鹽爲業。出製鹽場甚難。故自此向北堡砦間溝塹。一無所知。而不能應答。又曰。韃人在失守太沽之前。或有時過此處者。其後則絕不見其出堡砦。柴爾謂予曰。此輩不肯告我以寔情。可云送於營內。以嚴刑禁錮。以迫嚇之。然此輩仍不肯告。遂捕縛而送於前村之行陣。

譯者曰。斯賤民。其奇始終不肯明以語敵。豈其眞如所云而不知耶。不然。何不畏迫脅。

我兵過此街時土人皆立於戶外以觀我軍之進行且聞其互相評論甲云此軍勢必從諸國集合者故其顏色有白有黑乙云不然此軍特爲英法兩國之合從其顏色黑者其軍之奴隸也又見我軍用馬之狀大驚且均極歎賞又見我等三人騎同色之馬更揚聲大驚

疾病

人民比南方較貧衣服穢垢村里都府之人烟不稠密土人雖不好水然以風土之清涼尙能康健多流行病如熱病及心病等據我國軍醫云此病永久不治又時有暴瀉病及痘瘡

譯者曰我尙恃我有四萬萬之人乎如此疾疫爭戰凶荒恐不百年而無子遺矣可畏哉

教育

教育之不行殊甚據予所推察田舍之中二十人之內必有一人不能記其姓名及村名者

譯者曰、絕癖劣根性也。

受金

我軍將乘船北上。因呼此地之民。而償其所失。總兵官南別氏。因以此事任予。乃與村民共巡視其地。村民各欲得其所償。乃各言其額。數村民等。因貪利。故各爲過當之請求。予會計之。幾及七百元。於予復命於南別氏。且稟告之曰。土人之所請。如是其過當。處之之法。宜全不與一錢。何則。蓋以一則我軍之遇彼。已極寬厚。所得彼等之物。已一一優報。今再不必別有所與。一則即令今日與以若干金。以償彼田野之害。然滿州人等。或用間諜。或土人之兇暴者。探知之。必奪去其過半。且或反加以私受之罪。南別氏不聽予言。仍償村民。其村民當受金時。人人皆喜形於面。其中有一老者。聞已可得金七十元。已驚喜。不勝搖戰。幾不能主。

譯者曰。如英人某者。多而如南別氏者。少。此我民族之具此性質者。所以終自害也。嗚呼。人皆曰。奴隸我。且恐爲奴隸。而不能得好奴隸之待遇也。

土人

蓋可以見矣。夫我民族人之性，惟有侮人與受人侮之兩性而已。故人苟不侮我，我則我必侮人；人苟能侮我，我則我不敢侮人。嗚呼！是性也是，猶逼人以不得不侮我，我也不侮我，我則受害侮我，則必受，利人亦何樂而不侮我乎？故我謂我族異日必無置身地。

原夫此性質之所以醞釀而成也，以常處於強暴壓制者之下，而此強暴壓制者必糊圖而粗忽。何則？處於強暴壓制者之下，故唯見強暴壓制之可畏而已，處於糊圖粗忽者之下，故雖見強暴壓制之可畏，而有時如此，有時不如此，其可畏無規，則故必先探其此時之強暴壓制與否，而後乃定其可畏與否，而後迺定其服與否。醞釀人而後乃成此忽硬忽軟之劣性質。

絕癖

予等遇支那人，雖寬厚而盡禮，然予等若離營陣稍遠，則土人等反或投以石，或持兵以兵器來迫脅。予思此頑固之田夫，何不解我等情意之厚迺爾？不知支那人之性質已常爲官吏所迫脅，故爲苛酷之奴隸，已習以爲常。若遇寬容之待遇，則反以軟弱而生輕蔑之心，稍受嚴厲之處，置則又畏怖而聽順。此之謂支那人絕癖。

軍之在此村人又請曰：每戶主願擇一男居其家以備盜賊。然此備盜賊之男雖亦非偷盜之類，然難保其不竊攘我軍中之物。故我軍拒絕之。喻村夫以待時之將來。

譯者曰：無自治力。

土人與擔夫

當時蒲夫斯第三隊々官可恨。民寔掌刑官。予亦與之共設營。陳當時生常頑難者。即擔夫隊也。今試舉其一。二蓋擔夫等常侵畧近地之土人。後因嚴罰懲治得宜。於是頓咸從順。部下肅然。此時土人等携新鮮之食料來。極遲緩及察兵士有嗜酒之意。携酒食來。卻極踴躍。日々常携酒食來陣中。初予等欲禁之。乃用支那語以謝禁使。勿再携酒來。土人仍罔聽。毫無效。後乃命掌刑官加鞭撻懲罰之。其效頓大著。

擔夫隊多嗜鴉片。因而生大困。難蓋鴉片者。吸之最有害於人。能使人懶惰。其隊之將校多知之。迺建議欲使將軍出鴉片禁令。予亦同受是命。乃於營陣中禁制其販賣。其初亦不見效。後迺不分晝夜使人專望擔夫隊中有無烟氣。於是其效亦見。

譯者曰：我民族之性質不唯其不能禦人侮也。而且寔有足以致人侮。如英人某所言。

已盡从役于僧格林沁。因即以所聞報參將。參將曰：可開屯門查察之。村人不肯曰：恐驚婦女。請赦之。我軍因以砲面屯所之門作將發狀。且謂之曰：若屯內不開放門戶而來會我兵。我兵必以力擅入。於是村人畏此勢。自屯內出一老翁來以爲代表人。此老翁身着長大之白褐衫。恭見參將。厚述好情。且請我兵勿爲暴害。此時我輩問之曰：汝等見我步卒有先於此過者。曰：今日見韃靼兵多有過此者。至貴國之兵寔以今爲始。旣而予等去此地。尋我士卒之所在。

譯者曰：不能說以理。必至迫。以勢不知理而知勢。我民族之特性也。他日人必群以勢迫我。我之受害其何有極。

村人

第一隊於二十九日撤營渡河。向天津留第二第三隊守砦。於二日後上途。太沽村人聞將軍之將去。羣集於郭門。數百人爭請出發之時。日因恐我軍去後。近村之兇漢等將直入以剽畧村人。僅殘餘之財物。又以我軍駐此時。僅許每戶家主之歸來。盜賊之从沿河村後土壁而入者。又爲我軍哨兵之所制。因而村人之苦盜賊者。日少。因而村人甚喜我

牀上其上再敷莞席。脫上衣而橫臥於睡夢之中。以消此日間之炎熱。蓋此間氣候日間極熱。寔如燬無異。南部至夜則大涼。寢時須用臥被。

譯者曰：去年聯軍在北有日本順民、英國順民之事。予聞之甚怪。及譯此冊數十年已。然矣。非人心去也。我民族之根性固如是也。

老人

爲予等同局營舍之家屬一老人。余等初入其家時。此老人立於戶外。思予等之來必濫奪其家權者。故甚形憤恨之色。予因謂老人曰：予等原異於兵卒。不徒毀壞汝家具。亦不徒掠奪爲兇暴之行。且謂予等必留一小屋。以假汝容身。汝供予等飲食。予等亦必償以相當之價值。於是彼之老人迺了解。即宰數頭雞。鵠以供予等午膳。

屯內

斯時見此屯。所由數個矮屋而成。繞以土牆。廣大凡八尺。前面有一大木門。其間有隙。竊窺之。見內有兵士向我方向者。又於門前牆外。見有村家數屋。路上行人相集而來。咸以茶餅餉我兵士。予與騎將屋克爾氏就土人問屯內之動靜。村人曰：屯內寔皆婦女壯丁。

禮容之盛。時予等欲得浴。水使老父求之。老父迺向內大呼曰。大王欲浴。速取浴水來。呼後匍匐退行。自向內捧之而出。既而晚餐終。里正等又來侍席。此輩皆肥大之僮父。最足見支那人之狀態。且其侍於席也。其饒舌雖可厭。而其趨走跪拜。其禮無所不至。然支那人侍於賓客前。雖至極恭敬。而吐痰拭涕及其他醜態。一無所忌。故歐洲人往々爲之掩顏。

譯者曰。美人某支那人之氣質。一書中有云。支那人者。有演劇之天性。言無一事不與演劇相類也。細考之。固然。此厨司想尤爲演劇場中之健者。

土民

此地人民。於陣營之側。開第一等之市場。以故可以廉價購得極上等之好茶。其他各品亦極便宜。如綿羊一頭。不過一千二百文。若切宰丸之。牛其價更低於常。牛竟有四五元之差。又尋常之羊肉。其價每斤約四十文。牛肉三十文。而賣於歐人之相場。則視其賣與本國人更低。又於此諸物中。又有此地人民最貴重之冰。以賣於歐人。

支那人於酷暑之際。日間結午眠時。多用此冰。其用冰之方法。先碎冰而散置於憩息之

可集新鮮之菓蔬輸來營之近地以賣與我軍於是土人等唯々聽命盡力奔走以相周旋然法軍則布陣於村旁既入園中因多鹵掠余因告土人爲之設巡兵以防兵士之亂暴土人等甚踴躍謝我用意之厚急掃除一屋以爲我巡兵之屯集所

譯者曰我國之俗語有曰引狗不得上面言遇狗之道不可以遇厚也而我民族之性質亦然稍與之以惠則喜而奔走盡力若盛加之以顏色則又跋扈制肘而無不其極嗚呼傷哉我不意我民族之性情迺與狗同類且更懼乎外人之待我者必與待狗同類也嗚呼我先知曷不速求改良之曷不速求改良之奈何至今猶默々無一人言也

晚餐

此村中家屋畧堅牢住民亦稍清潔然街衢甚狹隘且極臭穢是村位於北河上穿濠引河水於村濠上架木橋是時村人於祠宇中設晚餐饗予等有一老父侍於前此老父蓋厨人幹軀矮陋常垂眦以媚人袒兩肩以至我人之前我曹每命以一事則此老父必而後大聲傳之其狀似厨裡尙有別人者然滿堂除予等及老父外不復見有人且老父自傳命後每至厨裡自捧其所求來因察此老父必欺予等以爲厨後尙有人在以示其

梨、桃、杏、葡萄等皆羅列藍內。時方賣盡而歸。因喜得利而互相道賀。予因思土人等已大安堵至婦人女子亦皆一變甚屬可喜。

譯者曰：前有秦人避亂於武林桃源者。不意今之避亂者即在戰陣之地賣盡而歸。因得利而相賀熙熙然。可爲太古之民矣。何怪外人之可喜也。

老翁

余等方待整車。隔數戶又有一老翁來請余至其家。予从其請。至其家飲茶吸烟。暫談支那國事。老翁曰：我婦女等皆欲速歸來村。然恐觸貴國將軍之怒。余曰：決不乃爾。村民若稽順不好事。我軍約束嚴。士卒決無暴行。此翁阿諛趨起。殆極其醜。余幾不能堪。幸車既備。迺匆匆辭去。

譯者曰：阿諛趨走盡極其醜。余幾不能堪。嗚呼。阿諛趨走而亦有使人不能堪之時耶。何我國人趨之若鶩也。外人笑我食腐臭魚好。阿諛趨走者想與好食腐臭魚同意。

土人

於此土人雖甚不潔。着極垢穢之衣服。然恐我兵如神。偏欲買余等之歡心。予因命土人

錢又無親友可借。貸左思。右想方在無良法。忽見其妻子手懸一翡翠之腕飾。乃脫之。尋典鋪求典賣。幸得價一千文。拂車錢外。以其餘與家人。其身則思仍返舊屋。取遣留之衣類。家具。迺再歸北塘。彼時蓋因爲巡兵所攔。不許其通過。故彼徘徊於各處。而適遇羅坡氏。因以訴其罹於兵禍之苦。其悲苦之狀。寔不忍見。羅坡氏頗傷憐之。且見其人頗有材能。爲我軍製地圖等。必甚有益。遂留之爲羅坡氏之鄉導。其初頗欲歸籍。思鄉甚切。後其意漸安。殊足受人尊敬。常懷心欲昇英國陸軍之高官。頗形得意之狀。

譯者曰。觀此節。而我民族中多數人之一身事業。可以明悉於患難時。多數人遇難之境況。亦可明悉我多數人之性質。處理我多數人之方法。亦可以明悉。故此一節。我譯之。我痛之。恨之。然我又重之。寶之。讀者可三復之三思之。

土人

予輩因檢查道路。而至一土製之家。是家有賣菓子烟草等。余因與其主人談話。且書途中所見於日記。於此處。見土人亦爲群而行。如南部之行於城砦中者。各荷棒於肩。入以菓窠野菜。鳥魚類之籃。懸於其棒之兩頭。以賣於途。其品物爲西瓜、冬瓜、甘藍、葱蒜、苹果。

鄉里托於舅氏而移居於北塘。開一藥舖。出入海岸。爲種種之事業。適有病者來求濟施之奏奇功。於是得里人信心。二年後遂立家產。迎家族。自後一年常在北塘營藥業。無貧苦之患。及我船至其村里。懼我兇器。害無辜之民。遂咸遇其禍。方我船舶之在灣中也。彼之邑中人宣言曰。敵兵必从北塘上。陸不如其遁。然彼獨不以爲然。而不願遁去其地。其不遁去。雖似彼之愚。然彼亦竊謂苦如他人搬運什物家財以遁。他方苟敵兵不於此上陸。則所費盡屬無益。於是靜以委運於天。不少慌忙。不意命運之奇。寔屬可憫。是夜果會我兵上陸。當時彼尙獨立於戶側。有兵卒之來乞水。欲汲水與之。方回步入家間。而兵卒俄攔其領皮。踢倒之於戶外。因而其妻俯伏乞憐。其母則戰栗無生色。遂將多年勤勞節儉之餘蓄。所有金銀財貨。應有之物件。悉被掠奪。此兵卒既奪財物去。未幾又有一兵卒來曰。此地可入。用遂逐其家。其人遂無容身地。然其身之傷已稍瘳。因欲扶持其家口。伴其妻母及小兒。以他往。及至河上行五里許。妻母於路上常啼哭不止。其老母常欲自投於水以求速死。然彼乃素有孝心者。每扯住其母。盡力勸慰。及漸近寧固村。欲雇田舍車馬將俱家口歸故鄉。御者索賃金二百八十文。後雖減至二百五十文。然此時囊中無一

老翁

是夕村人有送羊雞米菜之類來者。余輩覺不甚適。約以明日及明日。東方既白。余方夢覺。恐驚醒他人。迺勉戒步。音下階。臺於堦段中間。突然忽遇一老翁之賣魚者。其老翁上堦。臺至予同伴人側。抬頭而叫曰。大王乎起乎。臣携鮮魚來矣。及轉頭見予。一時恐懼。恭敬之態。并現於面。且其面滿塵垢。無肥膚之本色。予於半醒半睡時。突然睹此情狀。不免捧腹。雖平時極嚴肅之人。至此亦不覺失笑。

譯者曰。其詞醜。其態醜。我譯此文。令我回思我國中有同此醜狀者。而作惡。

難民

於此有一嘗在廣東熟習支那語之英人名羅坡者。一日見一支那人茫然立於村外。問其緣由。因伴來予舍。支那人見予滿眼浮淚。告予來歷。蓋爲今者之事起於倉卒。其住宅被奪於兵。卒聞其言。恰如讀千百正史稗說之紀。傳羅於災厄而起悲傷。因記其顛末如下。是人生於北河之左岸。新化邊之一林落。幼時曾入學校。受支那學之教育。父歿後。娶妻設小學。舍授兒童句讀。以營生計。偶因其妻之言。思欲立產業以育家口。遂送其母於

息。嗚呼。此殘滅諸物之罪。雖誠在我兵。士然亦住於近旁村落之土人。終日爲群而來盜其觸目之物。雖銖銖不遺。其情狀不更可惡耶。

譯者曰。長髮賊之時。有所謂短髮賊者。即此輩。此輩固可惡。雖然其平日市城之民。倚勢而待虐。此輩者亦與此輩之可惡相等。今一旦失勢。而此輩乃得勢而復。其怨古人有言。魯以相忍爲國也。我於我國民今日亦云。

導者

此地深林盛茂。不便眺望。以故我兵甚迷方向。時有一土人倉惶而走來者。其狀如甚忿懣。曰。韃兵兇惡甚。可惡其退走時。恣意掠我家財。目下已向圓明宮方向退去。官等若能爲我報讐。則我謹教導其道。路我兵聞之欣然。既而從導者往。未至半里許。忽見有青旗翻於一屯所。導者曰。彼之賊在此。官等請速殲之。言畢奔去。

譯者曰。人之所以自愛其同類者。以其有恩與義也。今既平日不教之而使之不知。有義臨時又橫暴之而使之不但不知。之有恩復但見知有怨。恩義既絕。何所愛惜。復何怪其盡力驅異類以戕其同類也。

我國人有不細考之性質扶植之必以爲會蹴跌之也。小孩之父母見之反以招口舌也。其故一衆人皆臭非我獨臭。我國人有好公共之性質事歸公共則無所不可受。幾若我之臭得以衆人之臭相消者其故二死人之棄於途者不知外國之人許收葬乎抑不許收葬乎古史之中每多有以收葬而被罪者與其無故被罪而死不如受此臭或瘟疫而死其故三況夫此時各人心目固但有敵之畏與已之死與財幣之可喜可惜而此死人固或未之見而未之計也其故四觀此四故可以量我民族性情知識之長短厚薄。

兵士土民

廣東之擔夫與黑奴等期時先衆突進亂入各處之典鋪此地有一富有之典鋪各種之品物甚多有燒酒數十樽國中流行之銅貨堆積如山故衣數百束其數寔堪驚人擔夫及黑奴等卽取其衣及他物散亂於街上擇其中最美麗者則自着之有衰衣克兵士一名奪婦人之美服而着之擦其鬚足穿長襪故爲傲然之步以發同輩之讚聲當時其極垢穢極惡臭之鋪店毀壞之固不足惜然其極精巧極雅味之器物亦徒供破毀寔可太

西人如神。仙如印度。斷樹人之驚服告者焉。何如也。至於今日而我人。尙不早於我民族之性情考察之。而討論之。謀所以教化之。而改良之。而坐而聽其自斃耶。嗚呼。眞愛我民族者。其思之。其思之。

死人

是日之朝。予輩又搜索倉庫。見藏有合藥、彈丸、硫黃、硫石等。此倉庫建於有塚環繞之一小島上。問之於人。云此合藥於二十日之夜被轟。因思是夜曾於太沽之方。聞爆發之響。必由於是。然是夜見每一分時後。始見遙光之現。空際此蓋非由爆發而必由於電氣。有因是夜火藥轟傷而來求醫視者。是其全體燒爛。無寸膚之存。且其顏之肉塊。混淆耳目。鼻口不能差別。其他各處家屋之內。又有因傷而斃死者。死骸皆腐敗。臭氣襲人。寔令人難堪。隣里之人。雖見而不爲之埋葬。因思支那人常慣聞惡臭而毫無厭忌。且即與此死傷者。或有親故。亦棄而不顧。又時至潮漲。則見有無數之死骸。互沈沒於河內。睹此猶可想見當年朋格爾河之情。況其地有鷺鳥來啄死骸。因而其朽腐稍得早罄。

譯者曰。隣里之人皆置而不顧。其故有多端。我國人之格言曰。勿扶仆塗之小孩。蓋恐

語動作宛如小兒。見土民等馳走於其周圍。其心獨茫。然若毫無所動。其傍又有一纔能行步之小兒。無有人敢携去者。予等送還自餘三十許之土民於彼支那官也。支那官每呼一土民至其前。問其於太沽村有無親戚朋友之可依賴否。及至彼老婦及幼兒說話。既不能分明。寔不能答其所問。支那官乃更執老婦之手。問之。老婦毫無知激之色。與偶人無異。彼官吏等無可如何。廼笑謂余曰。汝何爲以此無感之老砧物托我耶。余因答之曰。汝視此老婦。寔非汝之國人耶。彼亦竦肩曰。我寔不能養此老婦。村中亦無人能育者。再煩汝一管顧。遂即轉踵馳去。其餘土民亦皆疾走相從。傷者亦群尾於其後。彼老婦與幼兒竟遣去。余因急追驅大呼曰。汝即不能伴老婦。可携幼兒去。是非汝兵士之子耶。於是支那官不得已。止脚。使土民携幼兒去。予迺立路傍。暫窺其狀。見其行未遠。終舍其幼兒於泥中。馳去。予因遣兵卒携幼兒來。更與彼老婦送之於我養嬰局。

譯者曰。我譯至予迺立路旁。暫窺其狀。見其行未遠。終舍其幼兒於泥中而馳去。一語而歎西人何知我民族性情之深也。嗚呼。至於今日而尙欲用其小巧小詐或虛張聲勢。以期售欺於外人者。愚如何也。至於他日。見其所挾無不破所言。無不中。必至如視。

非汝國人

是時又有太沽之村長等。以比喻之語。悔嘆其政府與我國間生錯誤。且悲無辜之民。羅此酷劇之災禍。且懇問我等之暴怒。是否及於村民。至事和平後。有若何意見。余諭之曰。此次爭端。我國固與支那政府有惡。非爲虐其政下人民也。故我軍之目的。唯在挫折驚擾我砲臺之頑者之傲心。村民等。若自守局外。不抗我兵。則我兵決不傷害之。現有幾多被害之土民。咸救之養之於我之營內。汝等若有悔禍之心。則亦須與之垂同情之憐。而有救濟此土民之責任。首長等復請曰。今土民之在貴陣。而受救養者。若得一面之則不勝欣幸。於是予迺退而謀之。紫南爾官得許首長之請。因伴創傷者而出於營門之外。其時其步行自在之壯者。不覺手舞足蹈。而奔走於首長之前。有一老婦。携有傷脚髀而困臥於床上之女兒。逞其體之健全。竟忘其女兒之在旁。欣然獨疾走而出門外。於是此可憫之女兒。望此老婦之背後而叫曰。母耶。母耶。棄我而何往耶。我今於此。惟有一死而已。呼聲極悲。苦然其老婦。竟毫無慈悲之心。直出門去。不少回顧。予憐其女兒迺慰諭之。然仍涕泣不止。予乃更令土民之壯者二人。以臥床搬送其女兒。又有一老婦。纔存餘喘。言

所用其諂也。我所當得者得我所不當得者則不得耳。更無所用其媚也。且諂媚而所以能得利者以其受我諂媚者之必好諂媚也。夫人之所以好受諂媚者必亦有所利於諂媚者也。我支那人之特性有好面子之虛文人諂媚我則人必自小而我大我於衆人之前是天下極榮譽之事也。故好之也。然而西人則不然。好寔際而不好虛名者也。以爲虛名之益固不若寔際之大也。觀於英人某之受土人諂媚而笑罵若此者可以知矣。嗚呼。居於今日之世界而尙以受人諂媚爲樂者此愚人也。居於今日之世界而尙欲以諂媚求利者此愚人也。然而我觀今日我國之知世事者此性尙不能免者何也。或曰方且以爲利用。

我於此土人之中更發見一大可辱之事曰。同類之情薄。即子女之情亦薄。夫人類之所以能遺留於世界者以其愛子女之情之厚也。民族之所以能發達於世界者以其愛同類之情之厚也。故入其國觀其人民之待其同類待其子女而可以覘其民族之強弱久暫矣。嗚呼。我觀於此土人之中如老婦之棄其女村長之遣其老婦與幼孩親故之聽死傷甚且如附近村民之逞亂而成群搶掠嗚呼。是使我安得不傷心。

加以仁惠之情。仍不能解其恐怖。雖盡百方法。而仍悲泣不已。入夜後。其中有數名婦女。
(中有老婦一名。幼女一名) 竊逃亡而徘徊於河畔。嗚呼。此等之婦女。其後終以自殺。
耶。抑其逢如何之命運耶。蓋亦未可知矣。此留於躲身之婦女。其服鴉片烟者。因醫官官
寺書救之。故僅死其一。餘者幸皆平癒。

譯者曰。我於此婦女。我憐之。恨之。曷爲而憐之。憐其心真寔也。曷爲而恨之。恨其心頑
愚也。嗚呼。誰令之頑愚。此豈婦人之罪耶。即然既頑愚矣。則平時唯求徼倖以苟安。而臨
難。唯知戕殺以自了。而於是甚可惡。然而人咸稱贊之也。嗚呼。是更可惡。

我國婦人之性。拘執而已矣。其喜也。拘執其怒也。拘執其求樂也。拘執其在苦也。拘執
其求死也。豈真知有所義耶。拘執而已矣。況乎。其所謂義者。固不通也。嗚呼。拘執之故。
由於禁錮拘執之害。至於埋沒多少男子。

土人 第三

土人土人耳。曷足輕重。然而我於此土人之中。發見一大可辱之事。曰。諂媚。諂媚者。使人
貶損人格者也。與驕傲相附而非相反者也。夫人人耳。我亦人耳。無所用其驕固。亦無

予乃告法教師曰。不若強迫此婦女而伴行之於躲身場。彼等見有同病者。則必能慰其心。因直執婦女之首。而強載之於車中。並入小女二三人於車。急驅車而馳。此時婦女等在車內。則大恐怖於途中。悲泣而大呼曰。大君其赦我大君。嗚呼救我。命我等皆窮厄之婦女。大君其赦我。高聲連呼而大受其困累。

此時予等馳車而行於街市間。兵士等聞婦女之哭聲。皆大怪之。見予而問車內之姝妹。前後簇擁至躲身場之門。首觀者恰如堵牆。既至門首。予迺告其婦女。可从此下車。且欲以手牽之。不意見一壯年婦。懸繩於小女兒之頸。出全力而引其兩端。欲縊殺之。因急止之。命其婦下車。見其小女兒。雖既被傷而不發一泣聲。迺更扶之而下。車次又命其他之婦女皆下車。予等乃亦相繼而入其屋內。忽見彼殘酷之婦人。會又欲縊殺其小女兒。因急走止之。強命婦女等悉入此躲身場內。托此屋之主人管顧之。然後予等迺復驅車至街市而救遺棄之婦女。而送之於躲身場。如此往來數次。予等所救得之婦女不少。皆托此家之主人管顧之。又此時凡罹鴉片烟毒之婦女。則別居一室。其他則咸居於適宜之房屋。有得飲以茶者。與之茶。如法教師之用心。可謂不背其職矣。雖然不幸而此等婦女。雖

娑之老婦下至纔通口語之小兒數名之婦女相抱而群居旁置鴉片烟膏之錫匣。或有兩手相持者。或有露肥膚而仰臥於牀板上者。見其面皆帶青黃之色。其目皆瞠然旋轉。其手與口皆涎鴉片膏之液。蓋其用雅片以圖自殺甚分明也。其中有中年之婦。此時見予等。來因自挺其胸。若歎鴉片之不能早有効驗者。俯泣而歎曰。予欲死不願生。聞此言。不覺使予等二人潛然下淚。予等因即將此婦女載之於車。以送之於躲身場。托之於軍醫軍醫等皆哀憐之。爲之消除鴉片之毒。服藥劑。灑水於病者之面。頻使之行動。以故過半皆得蘇生。又懇此躲身場之主人。或求熱茶。或與冷水。奔走於各處。旦又呼其二兒共爲盡力。予等因托此婦女於主人。後更乘車而再至一處。此處之婦女視前者稍覺活潑。予等入其室。見有壯年之女三名。小女兒八名。互相抱而號哭。其有爲首者。中齡強壯之婦女對余等而大呼曰。汝等有何要事而來此處。耶。妾不欲見汝等也。予迺告以予等爲好意而來保護汝等之危。難且已。竟有汝等之躲身場。托之於汝等同國人之管顧。然彼婦仍不肯信。曰。汝去予如何信。汝言汝心必不善。汝意必兇。惡言已慟哭哀號。自餘婦女亦皆同聲哀號不止。予等更用懇切之說以慰諭之。然彼之婦女仍斷然不聽予等之言。

譯者曰其勇可用其愚可憐雖然其勇亦暫耳試觀其後

當斯時也有膺之者誠以必死於此可見我民之誠勇於私利勇於私利非不可也特以但勇於私利私利仍不能保也故西人不但勇之也然彼必又曰我但勇於公義而人不勇於公義則我之私利亦仍不能保且或更先此而不能保嗚呼於是人皆有是心

婦女

防護大廈之支那人雖現勇武然其勇武畢竟支那人通常之勇武可憐至其夜兇徒等仍入其屋內取其所藏貴重之物破其箱篋散亂於中庭悉集其金銀財貨而去防護人之長槍竟無所用至翌朝我兵之法教師來予舍告予曰今此府中有男子所遺棄之婦女數名欲令彼等得躲身之地而保護之請予共協力予聞之立即允諾即至大廈之家因告以現有無依賴之不幸婦女數名且倩其家管護其婦女以待其良人等之歸來其家之主人直應諾之法教師因先已記其遺棄婦女之所在且爲覓躲身之所故預備有車馬予二人因即乘車馬共馳於街市先至一所入其家見其狀寔堪酸鼻上自白髮婆

憐○予○不○但○不○殺○予○而○欲○保○護○予○

譯者曰、童子未滿天性者也。聽其言可以知吾民族之眞性質。

其言曰、予此時心中唯求一生外無他念。此語可謂我民族之代表。

土人

隔予等營舍數戶。又有一大廈。予見擔夫等數名。攀援其屋蓋上而窺其內。庭余心謂其屋內必有多多之財貨。因頓起好奇之心。思擔夫等所窺者爲何物。迺步於壁頂而至其處。至則不意見其中。庭有一貌儀粗鹵之支那壯年。及其兒二人。咸手提長槍。其意若謂如有人入其屋內者。必試一刺之狀。怒氣滿面。緊閉窓戶而防守其家。予意三人必保護其家中婦女等者。於是復頓生俠氣。思扶助彼等。因問曰、汝等何所恐而如此。又何故提長槍而作戰狀如此。耶。然彼等不解予意。且見予在壁上。將謂予亦一惡漢。於是迺發怒聲而答曰、吾等今防守我財產。雖死不止。汝若入我屋內。我必以此長槍貫汝腹。予因悟予之卒然發詞。無怪彼之誤念。因復稱道彼等之勇敢。且述予之來意。爲欲探知何物與扶助汝等之意。告後予即返營舍。

者告曰。自君去。後是夜涕泣達旦。至翌朝出門去。至今不知所在。予竊謂彼必不幸。爲法人所捕。獲。因即往檢。法人捕獲者。見皆繫於中庭。予所尋者不在其中。而此時有指一人而告予者曰。此人嘗投毒於水。當處以絞罪。然鞫問之。無確證。遂免其罪。其餘亦皆得宥。恕授支那服一襲。而送之於村外。

譯者曰。至此時也。無辜受罪。無可告愬。其苦無極矣。我之國民。胡勿猛醒。

小童

於此有一童子。身被銃鎗傷痕九所。病院之醫者。見其來。指謂予曰。彼受多傷。而始受屈。豈非驍勇者。然予則以爲。彼雖受傷。皆非重傷。適足爲其怯臆之證。因問童子。以其傷之原由。童子答曰。予原一賣餅者。於貴國攻擊之前。一夜携餅來堡。皆賣之於轎人。臨去。轎人不許。因不得已止。皆內至翌日。既發砲。予因覓匿身地。至皆內部。見有一小茅舍。匿身其疊席下。忽見貴國軍隊。既入皆內。有兵卒來至予所匿之茅舍內。以鎗頭刺刀刺予所匿之疊席上。予不敢發聲。幸彼隨去。未幾。又有一人來。又如前以刺刀刺疊席。予此時痛難忍。不得已出潛匿所。任彼兵卒拉予。此時心中唯祈一生外無他念。不圖彼拉予者。甚

無別法。於是余常伴一希戈。印度種之人進行。苟遇土人。則兩人即互分而遮土人之去路。執之以爲常。然至土人既執之後。則用通常之土音數語以慰其心。欲得其所求。亦甚容易。一日余因疲倦。但命同行之希戈人追土人。移時未返。予因追蹤而往。見彼立於一人家之前面。以槍衝其戶扉。且以印度希戈之混語開唇露齒而大呼曰。土人从此戶逃入。時余乃登土人屋背。見逃去之土人以支那語慰其驚。彼心膽頓安。且曰。提槍之黑人顏色寔可畏。予甚懼之。

譯者曰。天下有愈畏人而人愈欲近之者。即此土民之謂也。苟此土民不逃避。則人必不追逐。天下事類此者多。

獄囚

大砲隊之甲必丹顧朋。以掘出火藥道火等物。因即報知各營。使各防備。此時法人又有口吹泡沫而死者。於是衆論譁然。群疑土人於水中投毒。迺執殘居於村內者繫之。厩內先是予於兩日前逢一土人稍有材智者。聞達韃靼人陣營之道。路及其他裨益之事。與以兩脚器以爲褒賞。而其人居於法人營舍之傍。是時予又有事往問。迺再訪其家。其居

亦○懼○此○苦○耶○然○而○彼○必○曰○此○苦○衆○人○共○懼○之○衆○人○皆○死○而○我○亦○死○何○害○以○是○我○知○我○國○人○富○公○共○心○

難民四

南○別○氏○處○置○兵○士○既○安○廼○更○處○置○救○恤○土○人○懼○戰○鬪○之○禍○者○廼○命○官○吏○使○掌○管○其○事○分○一○簇○之○家○屋○使○爲○村○民○之○居○室○於○是○官○吏○各○檢○視○其○村○中○一○時○之○間○凡○被○創○傷○及○老○稚○軟○弱○之○徒○群○踏○雜○而○來○有○老○者○有○幼○者○有○身○體○肥○大○者○有○小○者○其○間○或○身○被○大○傷○者○或○已○兆○死○相○者○皆○跪○於○地○上○殊○形○怖○懼○其○污○穢○錯○雜○寔○使○予○見○所○未○見○

譯○者○曰○其○形○污○穢○其○貌○怖○懼○我○之○國○民○在○患○難○中○者○二○語○而○已○至○其○情○狀○雜○亂○雖○不○在○患○難○中○亦○如○是○也○此○之○謂○無○教○化○之○國○民○

我○之○人○民○我○不○能○救○恤○而○待○敵○人○來○救○恤○亦○一○奇○事○雖○然○更○有○奇○者○

土民

余○等○行○過○此○街○道○時○人○家○概○無○居○民○至○小○村○則○闔○村○不○見○人○影○故○因○測○量○而○或○欲○有○所○詢○問○極○難○盖○土○人○見○我○輩○時○雖○相○隔○極○遠○必○疾○走○而○避○因○思○此○時○欲○問○土○民○追○執○之○外○寔○

譯者曰。與以小利。而可以得大利。彼餓者不知也。以爲我得魚。可以飽我之口。腹我告彼。以事於我。何傷。

難民三

一日。予更與一士官。共赴賤民乞食地。途中見有男子二人。皆負一包。扶極老之婦。二人欲越渠而去。時有法兵二人。手提木棍。自後疾追而來。解其包。奪其包內之物。予等因直趨其地。救彼四人。越渠而去。蓋彼二老婦。其一年已八十。又其一年已九十。予等救彼時。其老婦在男子之背。常々合掌念佛。謝聲不絕口。予等迺立望見其去遠。迺去。

予等又巡視村內。至一處於一渠側。見兵士等群集。爭渠中泥面之一物。頻相喧噪。因就其傍視之。見法人欲得渠中之物。迫土人下渠取之。及既取上視之。不料一自盡投水之婦人。幸未至死。迺坐於地而述其顛末。予等乃取水而洗其婦人之泥土。取近傍家屋之衣服爲之換。上再以土人二人送之於村外。

譯者曰。傷哉。越渠之老婦也。哀哉。投水之婦人也。然而其平日之阻止其夫或子之營事業。而謀國家者。則必曰。此乃衆人之事。何必汝獨好事而危身。嗚呼。至於今日。迺汝。

難民二

又越溝渠而至此方於低地有三二軒之房屋更越一溝而至北方於更低之淤泥地有飢餓之民羣集而乞食予時時與此餓者共相談話且撫育之彼等亦爲回禮而持果寔來贈予

斯時諸大將皆欲究知每年於此時季之陰晴及近旁道路之難易予乃以仁惠加彼餓者以問陰晴道路諸事彼等方被逐家外當窮苦之際均不敢不以寔對且又乞予與彼同至其家欲歸取其藏於家之食料蓋彼等所藏之食料爲鹽醃之魚菜原不足以供我之食不妨許之且此餓者士兵等所以不許其歸家者恐其爲竊盜今旣與我同行不妨許之予乃集賤民而伴行於所嘗知有多藏鹽魚之處途中遇一兵士携槍自一人家出兵士謂予可代予領賤民以取食物予答以無庸汝勞予迺伴賤民而入藏魚家使彼等各自取魚其魚皆充滿其所携來之囊囊予見其魚皆腐爛陳敗聞之令人欲嘔然彼賤民則以手去其腐肉而藏於囊內如得珍寶欣欣然皆喜形於色予迺再伴彼等送之村外

當時此邑屬英法兩軍之手法軍占領本街之左方連於大道英軍占領其餘密曲氏與南別氏各占一寺以爲營舍哥倫氏營於砦中兩軍之入邑也雖既及三日然邑中之人家居民多未歸來於是軍士等法軍及役夫最多皆手提大槌盡日亂入人家以標掠其財寶其有已所不欲者則毀壞之極其兇暴以故居民之有貨財其搶掠未盡者祇能懷其殘餘之遺財而無一救之之術或有絕望而至自盡者其壯健者則負擔其家財而遁逃於隣村然其邑外則又有兵士潛服以待逃民此輩之出曠野也要其前路非展查其袱橐不能許之通過於花蒲倫氏以爲兵士之亂掠不可不禁乃出嚴令以懲伐之其後兵士中有爲之者雖盜瑣屑之一物亦必加之以鞭撻是時步兵中有二人盜一頭之家猪因而受嚴撻而法人則不然以爲供食料故仍終日徘徊途上見有不潔之獸則驅而奪之以歸宿舍即所舍家之物品亦恣意奪掠無有人能保護者雖亦有警察兵士之軍監然亦剽掠居民其暴戾或更有甚於他人者

譯者曰貨物財寶至此時皆盡人何但蓄之以聽他人之破壞畧奪耶人必曰否兵災之事非恆事也是乃命其但蓄貨物寶財如故

類。之。孝。子。忠。臣。

難民 第二

夫天下之最可惡者廣東擔夫也。而天下之最可憐者難民也。我國之難民他無所有。所有者惟苦惟求惟死。夫他國之難民想亦決無不苦決無不求決無不死者。唯我國之難民祇知有若祇知有求祇知有死而不知有他也。且我國之難民有不當苦而苦不當求而求不當死而死也。於此可見我民族之愚弱。

且難之未來也。从未有人計及之。而預爲布置。（此云布置者非爲逃難之方法爲可。以免難之事也。即爲公衆而所爲之事也。）者。難之已去也。亦從未有思及之。而再爲補牢者。於此可見我民族之無遠慮。

且更有可奇者。我國之患難如此其多。我國人之罹於患難如此其多。而竟無紀患難之書而行於世者。致令我僅得於外人所紀中見其一二。是無怪夫未奉患難者之幾。若天下無患難。即有難患亦幾若不苦也。此我之所以珍重而譯此一二也。

難民 一

佩寸鐵。非如南部人民之約黨立群。每輕視其政。府於此亦足以知其恭順之故矣。

譯者曰。天下之強弱。豈僅於軀幹間哉。顧視其氣之何如耳。我昔聞人言曰。積威固不知威之何以積也。今觀此事。信。

擔夫五

予今且舍此擔夫等之細行。而更舉其兇惡之甚者。言之一日。有一士官出遊於野外。聞有婦女之哭聲。士官欲窮其源。乃尋哭聲而往。是有三擔夫。強執一婦人。而欲求遂其所欲。迺捕其擔夫而送之於柴爾氏。糾問之。其一人罪最重。處以絞刑。其二人爲圉。从罪稍輕。各撻一百杖。行刑時。欲爲懲戒。故悉集營中之擔夫。使觀之。掌刑官船爾勤氏先引出二人。於此處絞刑者之前。撻之。次迺處此人以絞刑。然此處絞刑之人。眼見彼二人之伏於杖下。而毫無懼色。至其頭繫繩時。尙無戰慄之狀。嗚呼。何況其他。

譯者曰。是廣東之擔夫殘忍。足以使外人甚草菅我族類之心。見廣東擔夫之頑鈍。足以使外人長以酷烈手段待我族類之心。何則。由前之意則曰。彼自待其類尙殘忍如此。我何妨更甚。由後之意則曰。此民族之劣種。固不以嚴厲之手段不得此之謂戕滅。

當時廣東擔夫之勇敢。寔有出人意表者。此輩於陣中使役其娛樂。皆如平日。雖彈丸落於面前。而欣欣然各得其所。法人所役之擔夫亦然。且能分外爲我軍竭力。如兵士等越溝渠時。擔夫等在其面前以助兵士。至其身涉於泥中。絕頸沒肩而不惜。置梯於頭上。戴兵士而送之於對岸。支那人之性情。其勇敢有如是者。若能應機使役。則其奮真力。寔不可量。嗚呼。豈不美哉。

譯者曰。我支那人之性質。他無所有也。唯有畏耳。苟先能使之畏。則無所投而不可。左之右之。生之殺之。威惟令而是聽。英人某有言曰。治支那人者。當以二物。一手持鞭。一手持錢。先鞭以鞭。而後與以錢。則支那人者。咸激畏懼而敬畏如父母矣。是故我國人之役於外人者。無一不與本國者相反也。是蓋得其道也。不獨廣東擔夫爲然也。

擔夫四

廣東擔夫。此時陰出於營外。携大棒而徘徊於附近之村落。常以搜索糧食。強奪爲事。夫此地之民。以視南部之民。其體格爲豐大。其筋力爲強壯。然其恐擔夫也。特甚。常俯伏而聽。令其愚蠢寔堪憫矣。雖然。無足怪也。其地之人民。制蓋每受制於滿人之錢。仗故不敢。

之○廣○東○擔○夫○以○知○有○利○不○知○有○義○也○未○被○傭○之○廣○東○擔○夫○亦○非○以○知○有○義○以○知○有○死○也○知○有○利○者○得○以○利○驅○之○知○有○死○者○亦○得○以○死○驅○之○也○未○被○傭○之○得○免○於○傭○者○亦○幾○耳○況○乎○以○性○質○論○能○求○利○者○尙○強○於○畏○死○

同○是○人○也○在○我○國○則○爲○盜○賊○被○傭○於○外○人○則○爲○得○力○人○有○滿○人○云○英○人○有○何○法○術○能○使○奴○輩○如○是○我○亦○有○之○

擔夫二

我○軍○旣○破○敵○軍○於○新○化○遂○追○敵○軍○於○太○沽○進○而○至○於○新○化○城○前○之○平○地○是○路○旁○各○處○有○斃○死○之○韃○靼○人○或○四○肢○分○裂○或○垂○死○目○前○呼○號○痛○楚○慘○不○忍○見○此○時○廣○東○役○夫○等○見○同○國○人○之○死○骸○或○將○死○者○指○而○嗤○笑○或○探○其○囊○中○之○物○

譯○者○曰○是○無○足○怪○也○以○其○不○畏○死○也○故○敢○傭○於○外○人○不○畏○死○故○其○視○人○之○死○也○亦○輕○以○其○被○傭○於○敵○也○故○其○視○敵○如○己○而○視○己○如○敵○視○己○如○敵○而○見○敵○之○死○也○尤○喜○指○而○嗤○笑○是○何○足○怪○

擔夫三

廣東擔夫同類之事第二須使我國再無廣東擔夫同類之人

擔夫一

我兵之發自香港也。又傭多數之廣東擔夫。分給各隊伍。以運輸軍需。此等擔夫。每月得傭金九元衣服。二襲食糧。亦受供給。其傭值雖甚貴。然答蒲氏以爲必不可少。故傭之。然所傭得者。僅々最下等之賤民。其所以然。蓋當時支那人中。流言訛布。謂英人他日於戰爭之地。常置此等擔夫於前列。使受敵丸。而已則隱身於後。以護其身。而發銃擊敵。因此流言。而土人多不肯來。英之士官等。雖百方解說。謂英人之所欲。不過在運輸。而土人則終不肯信。且又見擔夫等。均着一式之衣。有時爲制其混亂。而肩竹竿。而練習步伐。於是土民等更信用以當列前敵之說。以爲不然。何必結隊伍如兵士也。

夫募此擔夫。而果有益於他日之用否。今尙不能知。然於香港則已大有益。何則。蓋此等擔夫。皆募自下賤。而此下賤之民。平時皆住於此島之僻地。常出而侵犯內外人之家。予後聞久居香港之一友人云。自此回出兵後。島內少盜賤之患。

譯者曰。吾譯至被傭之廣東擔夫而傷心。吾譯至未被傭之廣東擔夫而益傷心。被傭

一 此編專採關於民間之事故餘畧

擔夫 第一

此。夫。天。下。之。可。痛。可。恨。孰。有。如。廣。東。擔。夫。者。不。知。愛。其。國。不。知。愛。其。種。而。其。殘。忍。乃。至。如。此。

雖然諸君其無痛。諸君其無恨。廣東擔夫者。不知有國。不知有種者也。烏能責其愛。然則彼曷爲而不知。曷爲而使之不知。則必曰。政府之不教。雖然。政府者。亦不知有國。不知有種者也。烏能責其不教。然則廣東擔夫之罪。吾等之罪也。

讀我廣東擔夫者。當無人不痛。無人不恨。痛其不知有國。恨其不知有種也。

雖然諸君其母痛。諸君其母恨。廣東擔夫也。愚故此害國害種之事。不知之。而爲之。諸君試思之。諸君之中。或更有已知之。而故爲之者。廣東擔夫也。愚故此害國害種之事。爲之。而不知掩飾之人。咸得見而咸得而置罵之。諸君試思之。諸君之中。或更有爲之。而掩飾之人。不得而知之。而不得而置罵之者。

是故諸君苟讀我此廣東擔夫。而不痛不恨。則已也。苟其痛恨。則第一須使我身不行。



民辱叢
言之一

戰餘錄

天下最足以見人之眞性情者。唯在至樂與至苦之兩時。平時可以強制者。至此兩時而每不能強制。然而其於樂也。尙不若其於苦之甚。夫死天下之至苦也。戰地天下致死之至易處也。當戰地而觀人之性情。則性情之至眞矣。譯戰餘錄。

第一 擔夫

第二 難民

第三 土人

第四 起居

第五 雜記

附言

一 此編爲英人斯文化氏所著北支那戰爭記之一部分。按北支那爭戰在西

歷一千八百六十年

例

一、專記我民族之醜態。

一、採集各書。而加以己之意見。

一、每出一冊與國耻叢言相間錯。

愛我支那民者編譯

是之肥且碩也。今我言之。我真有以羞耻之也。

或曰、噫異哉。我所聞子之言。非今及時之言也。予曰、噫異哉。我所聞子之言。真今通人達士之論也。言已而記於此編之首。

編譯者識

相稱道。非不快也。其如寔何。互相諱飾。非不暫時留體面也。其如最後之情見勢拙。何我愛之。我故痛罵之也。

或有見民辱叢言而問曰。日本人辱我。播我民族之醜態於博覽會。我留學生羞之。且引前日本人之見辱於美人者以爲比。子知其事乎。曰。知之。我且恐日本人之所描象者。或未盡之。且恐僅僅有一二以博覽會以描象之。而未能常懸於我民族之心。曰。或曰。噫。子真無羞耻心矣。予曰。噫。但羞耻於口而不羞耻於心者。我真羞耻之矣。但羞耻有其名而不羞耻有其寔者。我真羞耻之矣。今所謂羞耻者。特表面之言耳。特一時之感觸耳。不然。其生平之所遇者。無一不如是。必早已羞耻死也。而仍若

民辱叢言

叙

或見民辱叢言而問曰、今有文明通言文明之人不自揭其醜、
以使人輕賤子知之否、曰、知之、知之、則子曷爲而復言之、曰、文
明人之所以不揭其醜者、恐人知其醜也、今我民族之醜也、尙
待我揭而始知乎、其有不知者、唯我民族自己耳、我不言之、我
恐使人終於輕賤之也、

或見民辱叢言而問曰、今有世界通言人當自愛其種族子知
之乎、曰、知之、知之、則子曷爲痛罵之、曰、所謂愛者爲愛其寔也、
非愛其名也、爲愛其最後之戰勝也、非愛其暫時之苟存也、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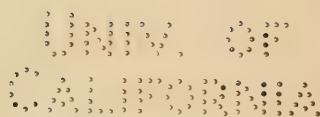


戰餘錄五篇華亭陳崎編譯陳君既編國恥叢言又取英文日
本文諸書記我民族之醜態者採集撰次加以按斷爲民辱叢
言若干種以警醒國民之習慣戰餘錄其第一編也其篇目曰
擔夫記我民之雇役於敵軍者也曰難民記遭兵而蒙難者也
曰士人記戰難外之人民也曰起居記房屋道路車馬也凡此
皆本於外人之記載從而掇拾之抉發之我民族可耻可哀之
狀畢現是是皆我國民不可不引以自鏡者故與外患錄同著
錄焉光緒二十九年三月一日上海鈕永建記

2885

2548

1992



戰

餘

錄

THE
COLLEGE

THE
COLLEGE

民
辱
禁
言

戰
餘
叢

Shao-chuan Chang.

民辱叢言之一

戰餘錄

上海時中書局藏版

S.C. Kiam

THE
CALIFORNIA

民辱叢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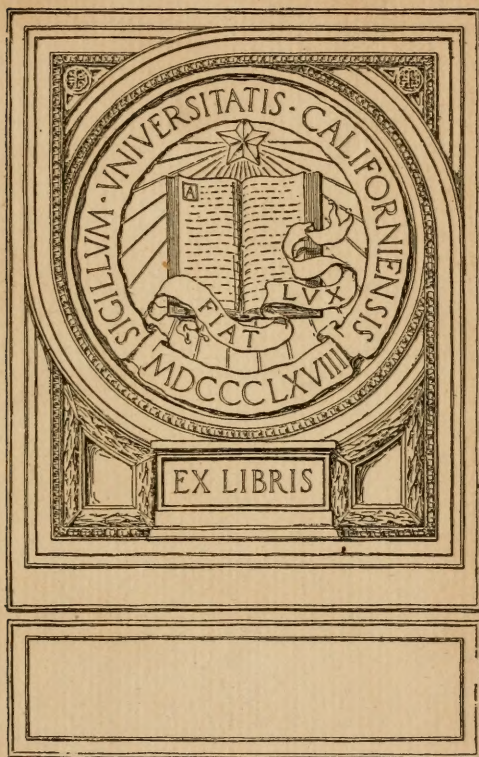
戰餘錄

上海時中書局藏版

捐贈品

GIFT OF
S. C. KIANG, K. H.

江亢虎



2883
9548

1903